

生于

青春岁月丛书



年代

莫小米 严群 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著名作家 张抗抗 莫小米 毕飞宇 葛红兵 杨扬 追忆沧桑岁月
青年才俊 张宏杰 和菜头 张佳玮 南山雪 田禾 唱响青春之歌

数百张记录时代特征的照片穿过历史尘埃——呈现



生 于 50 年 代

莫小米 严群 主编

五十年代生人的心灵断代史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于50年代/莫小米、严群主编.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10

(青春岁月丛书)

ISBN 7-5432-1066-5

I. 生... II. ①莫... ②严...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490 号

责任编辑 祝柯杨

装帧设计 戎鸿杰

技术编辑 时冬冻

生于50年代

莫小米 严群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00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100

ISBN 7-5432-1066-5/I·178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0512-52219025

一样的岁月

不一样的青春

一样的怀旧

不一样的感伤

责任编辑：
祝柯杨

装帧设计：
戎鸿杰

技术编辑：
时冬冻

摄影/图片提供：

张抗抗	亚妮	莫小米
李辉	杨芳菲	汪逸芳
王曙光	李静嘉	孙敏强
曹文彪	周冰冰	谢述钧
郑北京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

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不敢正视自己曾经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时代去承担,便轻易地将自己解脱。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付;但也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笑抹去的吗?

这才是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张抗抗 生于 1950 年

我出生于 1951 年，平时有需要谈及履历时，

只消说：我与同龄人一样，经历了辍学、下乡、返城、再学习、再就业的过程。这么一句，就完了。谁还不明白呢？生于 50 年代的人，履历就那么简单划一，无可选择。

没得选择是一种不幸，但没得选择其实也很轻松的，到头来还可以把责任推卸干净。我的同龄人当中，真有不少人，将一生都这样地推卸过去了。

.....

“再教育”这个词儿，今天提起来觉得有些荒唐。我们这些出生于 50 年代的人，正常的、基础的教育也没受多少，谈什么“再教育”！后来尽管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补，也拿到了“五大”（电大、夜大、业大、函大等）文凭，到如今知识还是残缺得厉害。

但是接受“再教育”给了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莫小米 生于 1951 年

那个夏天特别热。一天下午，知了不停地叫

着，妈妈满头大汗地抱回来一个硬纸箱子，我们兄妹四人围过去，哥哥大叫：“电视机！”没等我和妹妹们张着的鲤鱼嘴惊出字来，妈妈“嘘”地一声制止了我等的张扬，因为那时电视机在左邻右舍中，绝对是个稀罕物。

那是个九寸的黑白电视机，飞跃牌，四四方方的没什么起眼，大不如我家放在五斗橱中央的红灯牌收音机气派，但它却花费了整整 300 元的人民币，外加 80 张侨汇券。这个数字在七十年代初可不算是个小数目，据说是用了我爸“落实政策”后补发的一笔工资，也是我家仅有的积蓄。

.....

电视，从黑白到彩色，据说现在又有回归黑白的

趋势,就像当年穿棉布改成“的确凉”,那般热烈的追逐和欣赏后,再回到棉布时就很是一种平常的消费心态了。从九寸到二十寸到三十寸,每每的变化,也如粗茶淡饭到生猛海鲜,自自然然,再也没有那次的心境,更不会有什么热闹。

亚 妮 生于 1958 年

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往往被叙述的非常集体无意识，所有的行为都是共通的。但如果您要在今天回忆往事，多年以前发生的并被今天牢牢记住的，却又大多是一些非常个体的事情。

.....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个人气质中的一些本质部分。比如极度的敏感，就是极度的敏感，上街游一百次行也不会让你粗犷起来。

王旭烽 生于 1955 年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虽然

大家年纪并不轻，但不知何故，似乎都为毕业后即将各奔东西而迷惘、伤感。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模样，每个人将经历什么、面对什么，全是未知数。不少人好象都对未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忧虑与惧怕。

全班同学的告别聚餐在男生宿舍的楼道走廊上举行。墙上挂着同学们编撰的对联：悲欢离合一杯酒，东西南北万里程。横幅是：好聚好散。

有的干杯，有的唱歌；醉了的大哭，没醉的沉默无语。醉过，哭过，一切似乎也都过去了。

李 辉 生于 1956 年

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中,深情地说:“我还是有记忆的,但是,零落的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这种感觉,在年轻的时候很难有深刻的体会。最近有两件事,却使我对此感慨良深。一是重温了“文革”大串联时去的桂林,正是“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青山多了人工的琢磨,城市添了红尘的扰攘,再也无法重拾当年的况味,只感到那种年轻的,好奇好胜的童心,不知不觉早已磨灭已尽,仅留下“而今重来堪惊”的低叹。一是重访了当年插队的农村,漫长的岁月,却似乎没有给那儿留下过多的刻痕,连河边的洗衣石,也还是躺在老地方扮演着原先的角色。多年来梦中的往事,忽然连成一片,不停地在脑海中映现,使我在那将要倒塌的旧房边站立了一个多小时而不知觉。这时候,我反复咀嚼鲁迅先生的话,倍感亲切。然而,记忆毕竟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回忆会因了多次的重复而定格。“为了忘却的记忆”,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留下一些文字是明智的,所以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这套“青春岁月丛书”。

时代与环境构成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为,形成各种事件;真实地反映人在同一时代中的思想与行为,记载这各时代的各种事件,便是历史。宏观的历史固然重要,琐碎的细

节也必不可少,否则,历史的记载便是不完整的。而前者往往是经过反复平衡与精心取舍,经过固定模式的加工与编写者的主导思想的洗汰,所以记载同一时代的历史会出现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认识;后者是原始材料的实述,是时事的还原,尽管杂乱,却是基本一致的,令人信服的。因此,对历史的点滴回忆,往往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只是有待于整理与提高而已。今天的研究者从墓葬中得到汉代生活类的文书,视为拱璧,原因就在于此。趁记忆还保持着清晰,写下一点当年印象深刻的一幕一幕,回味一些当年为之心动的真情实感,以供过来人回味共鸣,也让未来没有亲历的人知道他们的父辈、祖辈的生活状况,它的价值无疑不会低于撰写一部时代的史书。我想,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编辑和本书众多的捉笔者也是有思于此,才形成了这套书。

五十年代到新世纪,我们走过的是一条坎坷的路。前半段,可以说是一连串的“运动”,反复地折磨;后半段,可以说是不停地探索、前进,不断地奋斗。它的轨迹,用坐标来表示,正好是一个U形:“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人的生存环境,跌到了最低谷;然后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到今天解放思想,奔向“小康社会”,一直是上升的阳线。在这半个世纪中,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年代、什么家庭,不管你自身的经历如何,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在不同的人的

文章中所见,即使写同一时段或同一事件,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感受,但它的基本面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有人说起自己在“文革”中志得意满,春风得意,也不得不承认“文革”的荒谬一样。我不敢说这套书的作者所释放的情感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全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是真实的。千古文章存真不存伪,只要真,它就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到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多者生活了五十多年,已即将步入老年,少者还在青春花季,充满了对未来憧憬的人。前者已经饱受沧桑,后者还不知愁是何物。把他们的经历串连起来,不经意间,却成了一个绝妙的组合。长者深沉的思考,他们度过的艰难的岁月,对少者来说,是在读历史,让他们从一件件小事中知道了长辈是怎么走过来的。那时候,他们一定再也不会从心底嘲笑他们的长辈何以总是遇事谨小慎微,满脑子忧患意识;为什么在生活中总是过分节俭,落后潮流。少者的朝气蓬勃,敏捷的前卫的看法,与对生活的态度、成长的轨迹,对长者来说,是在听晚辈不加掩饰地交心,从而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看待时代,怎样与时俱进,怎样更好地在少者的成长中助一臂之力,多一点理解,少一点指责。生于五十年代到生于八十年代的人,他们生活时代重叠的部分,由于年龄的不同,思想观念、思想方法不同,对同一件事,感受也不相

同,互相之间,通过本书的交流,可以作一次深层次的相互了解,由此,也许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为之摇头的“代沟”,就这么填平了。

我最欣赏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把对虚飘不定的人生极为形象地概括了出来;所以我也就同样欣赏这套书中的作者们记下的他们的“雪泥鸿爪”。他们的回忆,也许如鲁迅所说,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华盖集续编·小引》),有时甚至有些零乱,但这些从记忆的长河中缓缓流淌出的文字,不时拂动着沉淀在我脑海中很久的死水,使它们激出一朵朵浪花。因而,当本书的编辑们因了我是出生于五十年代初,有幸完整地经历了那一段岁月,而请我说几句话时,我没有犹豫地拉拉杂杂地说了以上一通心话,也算是我的岁月杂感。

李梦生

2004年6月2日

生于五十年代的我们(代序)

莫小米

我们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从懂事起,就被长辈们称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懂事起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幸福的,是幸运的。

我们被长辈们告知,从时间来说,我们有幸逃脱了“三座大山压在头上”的岁月;从空间来说,我们并不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那般悲惨,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的童年稍稍有些无忧无虑的味道,那时候天总是很蓝,云总是很白,公园里花红柳绿,来往人们都有着当家作主的自豪与喜悦。

那时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最好,但大家都差不多,努力工作,吃饱穿暖,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近前的目标和远大的理想都是既定的。至于人生态度,像马克思的“在科学之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艰险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光阴而后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他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与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些句子,我们在似懂非懂的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并深信不疑。

我们阅读《小朋友》杂志和《少年时代》杂志,参加少年宫的合唱队,以及书法、美术、数学兴趣小组,有一张免费的图书卡,每周出少先队的墙报,兴趣爱好广泛而正当。我们很纯洁,很无邪,几乎接触不到坏的东西,包括坏